



《妈妈再爱我一次》剧照

近日,和孩子一起去青年宫演艺中心观看了由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曾芳导演、闫晓伟编剧的首部大型亲子互动儿童剧《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儿童剧聚焦当前儿童教育成长问题,以小学生豆包生日当天的一场奇幻冒险为故事内容,精准刺中了当下家庭教育最敏感的神经,引发众多家长对应该关注孩子成绩还是快乐成长的思考,是一堂极具治愈力、寓教于乐的亲子成长课。

舞台镜像:照见家庭教育之困

豆包和妈妈的困境,是无数家庭的缩影。舞台真实地将当前家庭教育中“生日用卷子当礼物”“闹钟催作业”的生活场景高度提炼搬上舞台,瞬间引发观众席中家长孩子感同身受的频频点头。剧中母子每一次催写作业的对话,都像是从千万个家庭直接采撷的回声,精准戳中了过度关注成绩而忽视情感交流需求、高压管控下亲子关系失语的普遍痛点。它不只是一场戏,更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迫使爸爸妈妈审视自身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母爱”和“家庭教育”是任何时期都会被社会关注的问题,亲子之爱本该是生命间最温暖的藤蔓,如今却常在物化与焦虑中被扭曲。该剧以爱为名,饱含欢笑和泪水,紧贴当下社会生活,针对当前孩子的学习压力、家庭沟通问题,创新表达形式,精准呈现困境,却不沉溺于抱怨,只为更有效地叩开心门,最终指向理解与和解。

爱的互动:理解与成长的和解

《妈妈再爱我一次》完美诠释了“寓教于乐”的真谛。豆包在开启奇幻冒险的同时,也开启了自我认知与情感领悟的旅程。这部剧把感恩教育、挫折教育、三观引导等深刻命题不着痕迹地编织进欢笑、泪水、奇幻冒险与互动游戏中。孩子们在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主动参与中,自然而然地明白了妈妈的爱是无声的、无处不在的。对于家庭而言,这部剧更是一座珍贵的桥梁,它给父母和孩子创造了表达爱的空间,提供了共同思考的契机,那些关于压力、沟通、爱的讨论,在走出剧场后依然延续。它所带来的“治愈的力量”,是“美好的回忆”,是让彼此的心灵靠得更近。

剧中融入会说话的闹钟、智能机器人小爱、变形金刚、毛绒小熊,网络热梗“接着奏乐、接着舞”、歌曲《孤勇者》等当代孩子中的流行元素,还把课本古诗化作闯关谜题和帮助孩子寻找解救妈妈的咒语,全场瞬间沸腾,让孩子们沉

浸式互动体验。孩子们不再是安静的旁观者,他们高举小手,稚嫩地喊出:“我来!我来!”争相参与解谜,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角”。这种主动的参与感,让“妈妈的重要性”这一命题不再是生硬说教,而是在趣味盎然的互动中自然植入孩子心田。剧终全场观众共同呼喊三声“妈妈,再爱我一次吧”的设计,更将情感推至巅峰,这是集体情感的宣泄,真正打开了父母与孩子的心门,实现了爱的深沉表达。

该剧对母爱的诠释是饱满而多维的。它并未将母亲塑造成完美偶像,而是真实展现其焦虑背后深藏的爱意、压力之下沟通的笨拙,以及最终寻求理解与和解的努力。豆包在穿越“愿望城”和读妈妈的日记本后对妈妈的爱有了重新认知,理解了妈妈对他的爱是无微不至的。他从最初的误解、抗拒,到逐渐学会换位思考、懂得珍惜,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情感成长。而舞台下的家长,也在豆包妈妈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欢笑之余陷入沉思,开启对自身教育方式的重新审视——成长,由此成为亲子双向奔赴的旅程。理解与尊重,成为爱得以更好表达与接受的基石。

奇幻之旅:舞台成为造梦的万花筒

童话城堡历来是童年乌托邦的终极象征,当豆包意外开启光怪陆离的“愿望城”大门,戏剧的表达迅速从现实进入魔幻空间。粉蓝色城堡的尖顶穿透棉花糖般的云层,七色彩虹如同仙女架起的拱桥,舞美灯光在这一切之上洒下星尘般的金粉——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童年魔法仪式。当小观众们瞪大眼睛,屏住呼吸,整个剧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万花筒,每个棱面都折射着纯真的光芒。

现代舞美技术让这场魔法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沉浸感。智能灯光像是有生命的画笔,能瞬间将城堡染上暮色紫,又转瞬为云朵披上朝霞红。当全场灯光渐暗,无数LED小星星在天幕亮起,每个孩子都仿佛伸手就能摘到属于自己的那颗。剧中还有飘飞的热气球、转动的齿轮机械钟表、发光的绿色丝绦智慧树,每个精美的置景都是在精准复刻儿童脑海中那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图景,那里有被小心呵护的想象力的火种。

帷幕落下,那句“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呼喊余音犹在。在关于爱与成长的漫漫长路上,这部剧用艺术的温度点亮心灯,提醒我们:理解和表达爱,永远是亲子间最重要的一课。观剧收获的这份感动与启迪,值得更多家庭走进剧场,共同续写关于爱的篇章。

谈艺录

古人为宾我为主

田树茂

艺术作品的一个可贵品格是独特。独特就不可能面面俱到,不能众美兼擅。以书法论,刚劲则失之柔润,豪放则失之凝重,开张则失之谨严,奇纵恣肆则失之蕴藉含蓄,婉畅秀美则失之端庄淳朴。独特,就需要走点极端,甚至允许偏激,此或为先贤所谓之“坚持偏见,一意孤行”。

宋高宗赵构论米芾书法云:“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余以为沉着者,稳重切实而无轻率浮躁之气;痛快者,淋漓酣畅而无板滞枯涩之弊。作书者易于痛快,而难于沉着。李可染从齐白石学画10年,悟得一“慢”字,“慢”则行笔沉涩,力透纸背。

傅青主在“宁四四母”中提到了“宁直率毋安排”。直率就是率性挥毫,信手写去,不假雕琢。记得在一次同道雅聚上,我率意挥笔,无意于书却有可观之作。其间,有一书友以唐诗索书,为表示重视,我说:“得给你好好写一幅。”说着便一笔一画中规中矩地写来,才书两三行,便大感别扭。此种状态也好像本来谈笑风生时,突然要面对拍摄的镜头,姿态表情不自然起来。书友亦连连说:“写拘谨了,没放开。”等重新换纸,调整好心态后提笔再写,才写出了直率之作。

书法之学习,依我的经验,以一家立骨、以一家立法后,尽可以广开眼界,广收博采,万不可死守一家。倘若对古今某一大家之规范法度依傍过久,则积习愈深,愈难以摆脱,这无疑是自设樊篱,湮没自我。一定要写自己的字,那是用文字符号这种载体去表现自己情感意绪的,它是纯属于自己的,是任何人不可替代的。

一切技术都是手段,不是目的。书法的一切技法、技巧不能为艺术的创造服务,就会变成一种书法手艺。掌握高超书法技巧而缺少创造力的书家,充其量是书法手艺人;反之,“有性无功,神采不实”。纵然作者天资聪颖、才华横溢,若笔下无坚实的基本功,点如秋叶、线似僵蛇,满纸纤弱萎靡之气,作品也难臻上乘。

友人有一闲章,曰“古人为宾我为主”,印文我很欣赏。古之名碑名帖、书坛大家,只是为建造我的书法殿堂而服务的。我对名碑名帖、书坛大家绝不盲目崇拜,当我对之失去新鲜感、其对我失去吸引力时,我就“移情别恋”,另觅“新欢”。可以说我在学习书法上经常是“厌旧喜新”。

书画坊



丹心照山河(国画)

周利芳

作

聚焦教育成长 创新艺术表达

秦伟强
朱天艺